



Stargirl
星妞

[美国] 杰里·斯皮内里 著 陶咏 译

译林出版社



星姐

[美国] 杰里·斯皮内里 著 陶咏 译

STARGIRL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妞 / (美) 斯皮内里 (Spinelli, J.) 著; 陶咏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5

(译林少儿文库)

书名原文: Stargirl

ISBN 7-80657-612-6

I. 星... II. ①斯... ②陶...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2544 号

STARGIRL

Copyright © 2000 by Jerry Spinelli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1-049号

书 名 星 妞

作 者 [美国]杰里·斯皮内里

译 者 陶 咏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4

字 数 109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12-6/I·454

定 价 (精装本)12.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你身边有没有星姐？

沈乔生

这部小说写了一个多么生动、有趣的女孩，星姐！

她是那么与众不同，就是在崇尚标新立异的美国，都让人瞠目结舌。在小说的叙述者，男孩子雷欧的眼睛里，她是这样的：她穿了一件素色的连衣裙，裙子长得盖住了鞋子。连衣裙带有袖口，领口处还有褶皱饰边，看上去像她曾祖母的结婚礼服。她的头发是沙土色的，长长地垂在肩上。多么古老的一副打扮。她甚至还在脸上点了几个很大的雀斑，看上去像海蒂或者躲躲猫。她给班上每个人送小甜饼。她随身带一把尤克里里琴，不管是哪个同学，她都可以对着他弹起尤克里里琴，边弹边唱，唱的是《祝你生日快乐》。她衣兜里还藏着一只叫西那门的耗子，这心爱的小东西还不时溜出来捣乱。

更有趣的是，她不断地更改自己的名字，先是叫苏珊，接着叫袖珍鼠，又叫泥饼、赫利加利，再下来就叫星姐。对她来说，名字只是她身上穿的一件衣服，穿破了，穿不上了，她就会换一件。星姐参加了篮球拉拉队，所有的拉拉队员



都为自己的球队喝彩，可是星妞不这样，只要球投入篮圈，她就会喝彩，不管是哪个队投中的。再比方，你在路上看见了一张糖纸，把它捡起来扔进了垃圾箱，这时星妞突然出现了，挥动着手臂，头发随风飘舞，脸上的雀斑上下跳动，一双大眼睛把你整个儿吞了进去，她劲头十足地用她当场编的话为你喝彩。一句话，她能在任何时候为任何人为任何事情喝彩。

星妞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带来了疯狂的欢乐，但也引起了骚动和不安，人们不断地发出疑问：她是真的吗？如果她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是假的了吗？

最强烈的反对者是女同学希拉里，她对着星妞破口大骂，你是个傻子，是个疯子，你一定是从火星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她打了星妞一个耳光。

亚齐是一个年迈的考古学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邃的眼光，他是星妞的启蒙老师。他对男孩子雷欧说，有时候我思付应该是她来教我。她似乎和我们这些人失去的某些东西有联系。他进一步解释说，世上有一个我们共同居住的地方，但是我们并不太在意，我们只是偶尔意识到这么一个地方，每天连一分钟都不到。

用我们的话来解释，就是星妞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人性中最纯粹、本质的东西。她像流星一样从天空中划过。而我们这些人成天忙忙碌碌，世俗的东西已经把我们天真、热

烈的本性掩埋了。

少年朋友,你喜欢星姐吗?你的身边有星姐这样的女孩子吗?当然,她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星姐,很可能只有几分像星姐。如果她突然在你身边出现了,你是兴奋地欢呼她的出现呢,还是像希拉里一样,大声嚷嚷:她是假的,她是从火星上来的……

星姐的出现还引起很大的麻烦呢,起先人们以惊喜的目光看着她,很快就不能容忍她了。转折点在篮球场上。一次比赛,他们的对手是太阳谷队,对手有一个叫科瓦克的中锋,是个超级巨星,就是因为他的存在使他们的电子队输得很惨,突然,科瓦克在冲撞中骨折了,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星姐已经出现在场子里,她跪在硬木地板上,把科瓦克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的手在他的脸上和额头上摸来摸去,似乎在跟他说些什么。在电子队的球迷看来,这种行为就跟叛徒一样。所以,当下一场比赛,星姐还在为对方喝彩时,她的脸突然变成了血脸,有人用一个成熟的西红柿准确地打在她的脸上。

于是,没有人再搭理星姐了,看见她就像不看见一样,仿佛她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连她的男朋友雷欧都遭到了同样的礼遇。这叫避让,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门诺教的一个术语。

雷欧责问她为什么要把对手的脑袋放在膝盖上。她说:“我没有想过,只是做了。”



少年朋友,我们都知道,事实上这么做是不需要理由的。

星姐为避免而痛苦,但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只是因为爱,因为雷欧的关系,她才做了改变的尝试。她变回去了,重新变成了和大家一模一样的苏珊。她代表学校参加了州演讲比赛,她的演讲是那么别致、出色,最终获得了银牌。她无比兴奋,憧憬起学校里欢迎她归来的场面,一定热闹非凡。现实很快就粉碎了她的幻想,她只见到一个冷冷清清的场面。

这也好,她放弃努力了。她重新变成了星姐,依然是那个热烈、天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女孩。

奇迹发生在奥克提洛舞会上,由于她以一种异常醒目的形象出现,而人们忽然对她有了另一种认识,开始不避让她了……

这些,小说中都有精彩的描写。

然而,这却是男孩雷欧最后一次看见她。不久,博学、慈爱的亚齐也离开这个世界了。星姐是一颗流星,在我们的生存空间里突然闪了一下,这光亮照亮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了自己内心中尚未泯灭的东西。

不过,雷欧还心存希望,他想知道这一辈子是不是还有一次见到星姐的机会。上个月过生日时,他还收到了一个从邮局寄来的礼盒,里面有一枚他喜爱的豪猪领结。

这部小说的语言是那么有活力,故事是那么新鲜有趣,

星姐的个性非常鲜明，方方面面都与众不同，惟一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是她的血肉稍欠丰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部寓言小说来读。

我真希望少年朋友喜爱它。

豪猪领结

小时候，彼得叔叔有一枚印有豪猪图案的领结。我当时认为领结差不多是这个世上最好看的東西了。每当我怀着被豪猪刺刺一下的心情摸着毛茸茸的领结时，彼得叔叔总是耐心地站在我的跟前。有一次，他竟让我戴上了那枚领结。我当时一直想找一枚属于自己的领结，但始终没能找到。

十二岁时，我们家从宾夕法尼亚州搬到了亚里桑那州。彼得叔叔来向我道别时，脖子上戴的正是那枚豪猪领结。我当时想，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让我最后看一眼那枚领结，当时我很感激。但接下来的事却很富有戏剧性，只见他飞速地褪下领结，围在了我的脖子上。“归你了，”他说，“分别礼物。”

我非常喜爱豪猪领结，于是便开始了收集。我们在亚里桑那住了两年以后，我收集到的豪猪领结还是一枚。在亚里桑那州的米嘉或其他什么地方，哪儿能找到豪猪领结呢？



过十四岁生日时,我在当地的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自己的东西。报纸的家庭版开辟了少年生日专栏,母亲向报社介绍了一些我的情况。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作为一种爱好,雷欧·博罗克喜欢收集豪猪领结。”

几天以后,我放学回家时发现家门口的台阶上放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有一个系着黄丝带的包装精美的包裹。包裹上的标签上写着:“生日快乐!”我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一枚豪猪领结。领结上有两头豪猪在用猪刺抛飞镖,第三头豪猪在剔牙。

我把包装盒、标签和包装纸都仔细看了一遍,但没有找到送礼人的名字。我问了我的朋友并打电话问了彼得叔叔,但人人都否认知道这件事。

当时我只好把这一插曲当做一个谜,没有想到当时会有人在注视我。我们都被人注视着。

1

“你看见她了吗?”

这就是高中一年级开学的头一天,科恩跟我说的第一件事,我们当时在等上课铃响。

“看见谁?”我说。

“哈!”他伸着脖子审视着人群。他似乎已经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了,这可以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他一边用眼睛瞟着那群人,一边龇牙咧嘴地傻笑道:“你会知道的。”我们整个年级有好几百人,大家相互喊着名字,用手指着暑假里晒黑的面孔,在教室外面串来串去,我们对彼此的兴趣在开学的头一天的头一节课前十五分钟里是最浓的。

我使劲地拍了一下他的胳膊说:“谁?”

这时上课铃响了。我们拥进了教室。

我在教室里又听到了有人在问,有人在我后面像我们默诵效忠誓言那样悄悄地说:“你看见她了吗?”

我在教室的过道上听到过,在英文课和几何课上也听到过有人这么问:



“你看见她了吗？”

会是谁呢？一位新生？一个来自加州的金发美女？一个来自东部的什么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那儿来的。还是某个夏天的宠儿？一个六月离开时还是个小姑娘，九月返校时就变成了一位丰满的、魅力十足的女人，十个星期创造的奇迹？

后来在地理课上我听到了一个名字：“星妞”。

我转身向耷拉着脑袋坐在我身后的一个同学问道：“星妞？这是什么名字？”

“是的，星妞·卡拉维。她在教室里告诉我们的。”

“星妞？”

“是的。”

后来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穿了一件素色的连衣裙，裙子长得盖住了鞋子。连衣裙带有袖口，领口处还有褶皱饰边，看上去像她曾祖母的结婚礼服。她的头发是沙土色的，长长地垂在肩上。她好像背着什么东西，不是书包，起先我以为是个袖珍吉他，但后来发现是个尤克里里琴^①。她没有用午餐盘，而是带了一个很大的帆布包，包上印了一个和真向日葵一样大小的向日葵。她走过来时，午餐餐厅里像死一样寂静。只见她走到一张空桌旁，放下身上的包，把乐器挂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接着她从包里掏出个

^① 尤克里里琴，一种吉他型四弦拨奏乐器。

三明治吃了起来。

午餐厅里有一半人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一半人开始窃窃私语。

这时科恩咧着嘴傻笑道：“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来着？”

我点了点头。

“她上初三。”他说。“我听说她一直是在家跟家教书的。”

“这可能是个原因。”我说。

她的背对着我们，所以我看不到她的脸，没人同她坐在一起，但她身后的桌子，每个位子上都挤着两个学生，她看起来对此并不在意，她此刻几乎完全被目不转睛的眼睛和叽叽喳喳的面孔包围住了。

科恩这会儿又咧嘴笑了起来。“你猜我在想什么？”他说。我也咧嘴对他笑了一下，点了点头说：“热座。”

热座是我们校内电视剧的名字，是去年开播的，我是制作兼导演，科恩是摄影主持。他每月采访一名学生。到目前为止，被采访者大多是优等生，运动员和模范公民，这个电视剧从某种意义上值得一看，但并不十分有趣。

科恩的眼睛突然露出惊异的神色，只见那个女生这时拿起了尤克里里琴弹了起来，现在还唱了起来！她一边弹一边摇头晃脑地唱道：“我在端详一棵我从前没有注意到的四叶红花草。”四周这时一片寂静。接下来传来一个人的掌



声。我看了一下，原来是午餐收银员。

现在那个女生背着包边弹边唱，在餐桌间神气活现地扭来扭去。大家晃动着脑袋，眼睛尾随着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她晃到我们桌旁时，我才有机会好好地看了看她的脸。她长得不美也不丑，鼻梁上有几个雀斑，她看上去大致同学校其他一百来个女生差不多，除了两点之外：一是她没有化妆，二是她的眼睛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像车灯照耀下的鹿眼。她边走边摆动着身子，她的喇叭裙从我穿短裤的腿上擦了过去，她接着晃出了餐厅。

餐桌间这时发出了三声零星的掌声，有人在吹口哨，有人在大声喊叫。

我和科恩相互呆望了一下。

科恩接下来高举双手从嘴里蹦出几个词来：“热座！未来的热点——星妞！”

我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说：“对！”我们俩重重地击了一下掌。

*

2

我们第二天上学时。希拉里·金波正守在教室门口。

“她不是真的。”希拉里带着一脸的不屑说。“她是个戏子,这是个骗局。”

这时有人高喊道:“谁在骗我们?”

“学校的头头、校长,还有谁?谁在乎?”希拉里对这个问题的荒诞性摇了摇头。

有人挥了一下手说:“为什么?”

“为了学校精神。”她轻蔑地回答道。“他们认为这个地方的青年太沉闷了。他们认为要是在学生中安插某个疯子……”

“就像他们在学校安插缉毒密探那样!”又有一个人叫道。希拉里瞪了一眼那个说话的家伙,继续说道:

“某个疯子先在这儿惹是生非,接下来所有的低年级学生或许会隔三差五跳跳舞或者参加一个俱乐部什么的。”

“而不是在图书馆里搂搂抱抱的。”有人插嘴说,大家顿时哄堂大笑。这时上课铃响了,我们便进了教室。



希拉里·金波的理论不仅传遍整个学校而且还被广泛接受了。

“你认为希拉里说得对吗？”科恩问我。“星妞是个探子？”

我窃笑道：“听你自己的。”

他摊开双臂：“什么？”

“这里是米嘉地区中学，”我提醒他，“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军事行动区。”

“也许不是，”他说，“但我希望希拉里是对的。”

“为什么？她要不是真正的学生，我们就不能让她上热座。”

科恩摇了摇头，傻笑道：“像往常一样，导演先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节目来揭露她。明白了吗？”接着他用手打出片头：“**热座**揭开豪克斯教师的真面目！”

我瞪了他一眼“你想让她成为一个假货，是吗？”

他听了笑得合不拢嘴。“对极了，这样我们的收视率才能直线上升嘛！”

我不得不承认，看到她的次数越多你就越容易认为她是个探子，是个笑料。第二天她穿了件带围嘴和背带的鲜红色的宽大短裤——可以说是一身短打扮。她把那头沙土色的头发编成了一对小辫，每条辫子上都扎了根鲜红色的

缎带。双颊上抹了苹果状的胭脂，她甚至还在脸上点了几个很大的雀斑，看上去像海蒂或者躲躲猫。

午饭时，她又是一个人坐在她的餐桌旁，像上次一样，吃完饭后拿起了尤克里里琴，但这一次她没有弹。只见她站起来身来，开始在餐桌间走动。她边走边打量着我们，打量着一张又一张脸。那种放肆的目光是很难碰到的，特别是来自陌生人的。她好像在找什么人，于是整个餐厅开始变得不舒服起来。

当她走近我们的餐桌时，我心想：要是她找的是我怎么办？我越想越害怕，于是干脆转过身去，脸对着科恩。我看见他仰脸朝她傻笑着，向她摆了摆手低声地说：“星妞，你好。”我没有听到回音。我只是感觉到她正在从我坐的椅子后面走过去。

她在距我两个餐桌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向一个肥头肥脑的名叫阿兰·弗克的高中生笑了起来。这时餐厅变得鸦雀无声。她开始弹奏她的尤克里里琴，并唱了起来。她唱的是“祝你生日快乐”。当唱到他的名字时，她唱的不是他的教名，而是他的全名：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阿兰·弗克！”

阿兰·弗克的脸这会儿像躲躲猫小辫子上的缎带一样红。餐厅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哨声和嘘声，这哨声和嘘声，我想与其说是给她的，倒不如说是给阿兰·弗克的。星妞走出去后，我看到坐在餐厅另一头的希拉里·金波从她的位子上